

移居松江的气功大师

朱金弟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上海市游泳队队长陈金宝奉命随队出征,分管体育的副市长交给他一项任务,为上海游泳队几位有望夺取奥运金牌的运动员保驾护航。可是,到了北京临上飞机前,两名穿便衣的人拦住他说:我们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你是国家的特殊人才,不能出国。什么原因,我们现在不作解释,三个月后,我们会到上海来找我。

陈金宝当时很纳闷,要知道,他还没有出过国,更何况是到美国参加奥运会。心里沮丧可想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浦东陆家嘴吴家厅,一日楼上邻居顾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腰椎盘突出一直看不好,结果让一个叫陈金宝的气功师给推好了。由此,我认识了陈金宝。下笔之前,我介绍了好多类似病人过去一试,结果都有效,陈金宝有本事。

上海举行东亚运动会之前,我在市体委的《体育导报》做记者。一日,我和副总编沈恒淑老师带着陈金宝到市体委主任金永昌的办公室。金永昌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人称大金。大金年轻时是手球运动员,右脚踝有老伤,陈金宝上手后,大金就感到很舒服。做完,

他对我说:“小朱,我这个脚陈敏章(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也知道,很多人帮我治疗过,包括张宝胜,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陈医生的手法最柔和,推得最好。”

陈金宝其时还在江南造船厂当厂医,厂里主要领导都听说他的传奇故事,一直想亲眼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一天,有个工人在船上作业时从高处摔到甲板上,被抬到厂医务室。下面立即报告厂领导,这一回,他们在现场目睹了陈金宝的推拿术,一脸痛苦不能动弹的工人师傅被推拿后,站起来可以走动了,没事了。

再说金永昌,不久把陈金宝推荐给时任分管体育的副市长。那天,在瑞金医院,有好几位三甲等级医院的院长也在,为了领导背上的一个瘤子,只见陈金宝运气为其推拿后,那个瘤子就消失了。那位领导快人快语是沪上出名的,他高兴地“开骂”了:“什么真气功假气功?这不是真的来了吗?”此后不久,陈金宝以52岁高龄被调入上海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专门为上海游泳运动员推拿疗伤,有被认为要结束运动生涯而治愈的运动员康复后再夺金牌,如国家游泳队乐靖宜和跳水运动员王天凌等,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源于此,分管体育的市领导才安排陈金宝随队出征亚

特兰大奥运会,在北京集中出发前,领导特意关照他:一定要为上海几位有实力夺冠的游泳运动员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上海世博会期间,我的去年8月刚去世的105岁沪上心意六合拳泰斗凌汉兴老师,那年95岁,在家里洗浴时不慎摔了一跤,椎第四第五节滑脱,送到医院又被退了回来。我的老师以前是不相信气功的,陈金宝为他发功推拿,他对我说:“小朱,陈医生是有本事的,我感受到了。”我亲眼看见老师蜡黄的脸慢慢变得红润了。好了!

陈金宝在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一直干到68岁,领导才不舍地让他退休。其时,他只有中专会计的文凭,而那些有高级职称的推拿同事则无缘享受这个待遇。

现年八旬的陈医生早已不出诊了,他在松江李塔汇中心村安享晚年。偶尔有人过来求治,他也施以援手。哦,话说1996年那次亚特兰大受阻的事,果然三个月有人来找他了,这些人有的是国家安全部门,也有上海外办包括他在上海市体育学院的领导,他们向陈金宝解释,并告诉他当时得到情报境外有人要绑架他,也是想请他去为一个政要治病。为了安全更为了我们国家也需要这样好的气功推拿师,所以没让他出国。

如今陈金宝最欣慰的是,儿子陈宇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推拿专业毕业后,进入黄浦区推拿门诊部,现改名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惟子承父业,而且儿子的诊室每天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二月煮新丝

鲍安顺

每天都到湖畔走走,看了一个冬季的柳,由绿色变成金色,然后短暂落叶。那绿色,是柳在一年里的主色调,翠柳生烟,盈目怡心,迷离朦胧。而那金柳,非常耀眼,只有几天的辉煌,就烟消云散,在深冬落叶殆尽。那柳,整个落叶期,在江南很短暂,不到一个月,它就新芽微出,有了绿意春动。是呀,柳在立春后,渐吐新叶,生出翠盈新丝,显现迷人风光。

万物生长,不负春光,那立春,是新一轮季节轮回的开启,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乃斗转星移,万物起始,一切更生之时。唐代诗人刘长卿在他的《立春》诗里写道:“谁家二月煮新丝,一江黄柳应不识。”诗意是说,在立春后的二月中,春意渐起,冬雪掩藏下的柳树绿芽,悄悄探出了头,很快就新丝长成,垂到了水里,或者倒映水面。那“煮新丝”之说,是形容二月柳枝新荣,煞是迷人。此句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在立春后,柳映江南的春天景象,让江水里的黄鲫鱼,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后不再认识。是呀,那春之生机盎然,柳态之美,都是新鲜的,有着异样的风光,异样的生气,异于寒冬,大不一样。

立春后,日暖风轻,春与人宜。在《汉

唐代另一位诗人袁爽中,在他的《咏田家》中写有一句:“二月卖新丝,五月粲新谷。”那诗里的“卖新丝”,不是指新柳吐绿,撩水轻波,风姿轻盈。此诗是写田家的,那卖的新丝,是蚕农养殖的蚕丝,那蚕在二月尚未结茧,蚕丝却早就成了抵债之物。在此诗后句说:“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那是说,新丝抵债,犹如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蚕农永远还不清阎王债,脱离不了苦海。那诗意境,充满悲情,无法与立春的景象相比,可是那蚕农在二月里的宿命,古弥弥新,让我痛定思痛。

立春了,白昼渐长了,太阳渐暖了,春天的序幕揭开了,意味着冬藏结束,万物萌发,乃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光,终于要开始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老祖宗发明的,数千年间,一年又是一年,我们数着春夏秋冬,从小到老,从大到老,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看着冬走尽,春又回。那立春,是春的开始,一年的希望,有柳的美好,人的愿望,时光的风情如画,天地的沧桑。记得泰戈尔说:“我存在着,这便是一个永恒的惊喜,是人生。”那立春存在着,必然就有“二月煮新丝”,有世代延续的季节情缘,美好渴望。

顶风冒雪看春晚

马晓炜

那年,我9岁,村里没有通电,春晚虽然连续举办过三届,但左邻右舍看过春晚的并不多。幸运的是,那天与我最铁的大虎哥,悄悄喊我到屋后草垛旁,十分神秘地说:“今几个俺去乡政府看晚会,就邀你一个,去不?”“俺要去!”我丝毫不犹豫,满口应允了。因为大虎“凡尔赛”过,说他姑父来我们这做父母官了,以后可以经常去乡里看电视。

和大虎约定后,我满心欢喜向母亲炫耀。没想到忙着包饺子母亲,一脸严肃:“除夕跑乡政府闹腾,怪不好哩,况且黑灯瞎火地走十几里路,多不安全。”我看春晚的愿望要落空了,顿时对母亲产生了不满,甚至在心底里怨恨起了她。“俺以为给娃开开眼界得好,过年讨得是个喜气,拦着,这个年他咋能过得顺溜?”面对父亲的劝说,母亲只好默许了,反复嘱咐我注意这注意那,像是要出远门似的。

我囫圇吞枣地扒了几个热气腾腾的饺子,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裹着飘落的雪花,与大虎兴高采烈地出发了。我们满头大汗跑到乡政府,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阔,一台黑白电视机,气宇轩昂架在两个高高擦起的桌子上,电视机前早已围满了人,大伙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至今记得,那届春晚,伴着欢快喜庆的旋律,主持人姜昆满面春风走到一辆驶来的轿车旁,打开车门,将频频挥手致意的演员逐个迎了出来。一辆轿车,竟然坐了那么多

人,对我们来说,简直太神奇啦。整台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有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的中国心》《望星空》等,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相声《虎年谈虎》《唱歌的姿势》以及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羊肉串》,等等。

室外冰天雪地,我们个个热情高涨,看得津津有味,唯恐多眨一下眼睛,会漏掉一个节目。晚会在《拜年歌》和主持人宣布谜底中结束,可人们依然长时间地沉浸在无限的回味之中。

我们走出大院,在此起彼伏的炮声中,抬眼望去,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村庄、哪里是麦田……

头上鹅毛般的大雪在凛冽的寒风催促下纷纷扬扬地洒向地面,脚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就这样,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走……

开始我们还兴奋不已说着春晚,雪下得实在太起劲了,不知是冻,是累,还是饿,聆听着呼啸的西北风,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但我们的脚步没有停歇,摸索着继续赶路。不知走了多久,耳畔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了,我们仍没看见村庄,心里随之变得更加恐惧了。我们感到孤立无援



春到人间

李昊天 摄

风亭舞

叶核成 书

时,远处影影绰绰好像有灯光和人影晃动。近了,我发现是父亲提着马灯……

那个正月,不管是走亲戚拜年,还是与小伙伴们玩耍,他们得知我看了春晚,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催促我赶紧说说。我绘声绘色讲述精彩的春晚,却没勇气说出风雪路上的遭遇。

完全没有价值的,它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人格更成熟。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你不能改变天生的容貌,但你可以时时展现笑容;你不能企望控制他人,但你可以好好把握自己。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多是负担,是另一种失去;少非不足,是另一种有余;舍弃也不一定是失去,而是另一种更宽阔的拥有。

别整那些没用的

童孟侯

我很喜欢一句东北话,叫作:别整那些没用的!它表现东北人那种豁达、直截了当的脾性。

我的一个朋友住院开刀,他告诉我邻床的那位二人转演员房某的事情:房某胃不舒服,在沈阳看过医生不放心,又到上海这家著名三甲医院复查。刘医生说:开刀吧,病情不轻,不能拖了。

医院很快安排手术,手术也很成功。刘医生查病房时,房某问:刘医生,我的胃病已经到啥程度啦?

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可是,房某不是良性的。这个当口,医生一般是逐步告诉病人,有个缓冲,有个心理准备,不要突如其来。刘医生就说:小伙子,你的胃里的癌细胞呢,出现……

房某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吧,我的胃癌咋样了!

这时候,恰恰是最需要医生来“整那些没用的”,先迂回,再靠近,最后慢慢说出实情。既然这个姓房的病人着急,刘医生也急了,说:你胃里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所以我们把你的胃全部切除

了。今后,你要多顿少吃,肠子的消化功能毕竟不能和胃比,所以要特别注意……

房某又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吧,我还能活几年?

刘医生一愣,心想他和这个病人打交道怎么一直处于劣势呢?很被动。可是刘医生怎么敢说“一般能活两三年”呢?于是,他不为所动,坚持“整那些没用的”,耐心地说:是这样啊,要看病人的体质,也要看药物对病灶的作用,更要看你有没有耐心和病魔相伴,因人而异的……刘医生就是不明说房某能活几年。

房某叹息:刘医生,你还是整那些没用的。

别整那些没用的——就是直奔主题,就是不拐弯绕,就是不兜圈子。东北人表演的小品里,凡是不想听对方絮絮叨叨,一定会说“别整那些没用的”,敦促对方直接说,快快说。

我是很欣赏这句话的,人跟人之间不要“摆花斑”,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虽然有时候直接说出实情会伤到人,尤其是触及对方的不幸遭遇,但是我认为还是比七绕八弯好,还是比说一大堆没用的好。再说了,对方总归会知道真相的。

在异国和女儿女婿的相处

孙孟英

女儿初三去澳大利亚留学,她成长在国外,接受异国的教育,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我们不同,甚至格格不入,我们在一起生活往往会因误解而闹别扭,甚至不快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而立之年来了缘分,同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小伙结婚。我们没有赶上参加婚礼,也未与洋女婿谋面过,放心不下从上海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到达墨尔本。女儿女婿到机场接我们后,去了一家餐厅吃午饭。女儿问我们想吃什么?我说你看着点几个菜吧。女儿点一份牛排和一份鱼排。太抠门了吧,我说再点两个菜吧,女儿一听马上严肃地说:“你们必须要吃得完的!”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每次探亲回家,我们总是烧许多菜肴对待“小祖宗”似的,让你喝好吃好,眼下你就这么舍不得花钱?然而,当牛排和鱼排端到我们面前时,我们真傻眼了,牛排与鱼排又大又厚,还有配套素菜和面包等食物,满满的一大盘子,我们只吃了半块牛排和半块鱼排就撑住了,这才明白女儿为什么“抠门”不愿再为我们点菜了,深感这是我们误解她了。

做母亲的到了女儿家里,就理所当然地把“她家”当做了自己的家,每天帮着洗、擦、扫及整理,从厨房忙到客厅,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母亲到女儿女婿主卧室整理打扫,自以为为女儿女婿会很高兴,谁知女儿女婿见母亲“私自”整理卧室,就叫停了母亲。夫妻卧室有私密性,洋人不喜欢外人进入。母亲对他们的叫停不理解,心想我好心帮着打扫和整理,你们怎么还阻止?便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千里迢迢来不讨你们做事情,你还不要我做,真是吃力不讨好,早知这样我们还是回上海算了!女儿听了这话也很直率地说:那你就回上海去。晚上小夫妻俩商量后就问她妈打算哪天走,由女婿购买回上海的飞机票。我听了懵了,心想你妈说的是气话,你俩怎么能

当真?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这也太无情了吧。我们气得一晚上没有合眼。翌日,我早早起床忙着烧早饭,女儿也一晚上没有睡好,她对我说:爸爸,得知你们要来澳大利亚,我和你女婿不知有多高兴,一个月前就在做功课精心安排旅游线路,要带你和妈妈在澳大利亚好好玩玩,还说好开车去悉尼你女婿父母家,你们大人见面见,你女婿大姐和他们的亲戚都说要请你们吃饭;妈妈说要回上海了,我怎么向对方解释?看得出,女儿说这话时心里很难过。我听后对女儿解释,这是你妈说的气话,哪有来到了澳洲两亲家不见面的道理?我们一家人这次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玩玩噢!

女儿其实已彻底“洋化”了,我们说什么话她都当真;女婿是洋人,更不会拐弯抹角。如我们烧的中国菜中,有时也有他喜欢吃的,我们出于客气,就说这是专门为你烧的菜,他立马把菜拿到面前一个人独吃。我们面面相觑,女儿见状说:你们说是专门为他烧的菜,他就理所当然地一人独吃。真是可笑又可气,洋人脑子里真是只有一根筋。

一天早上,我们旅游途中经过一家面包店,女儿叫我一直进去买面包当早餐,我说你进去随便买两只,我们吃得不多。女儿果真只给我们买了两只不大的圆面包,这怎么吃得饱?我只好再去买两只,女儿见了问我:你不是说买两只吗?我真是无语,女儿脑子里也只有一根筋了吗?女儿曾对我们说:爸妈,你们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我是实在听不懂。

有一次,女儿带我们参加一个华人朋友的家庭聚会,我们大人在一起聊到与各自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奇事时,无不摇头,我们碰到的事情,他们早就经历了!

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久了,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入乡随俗,思维直,说话直及想法直,中国式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对他们来说像是在听天书,根本无法解读其中之意。

盼望落一场雪

景青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雪是冬天的标配,不下雪的冬天不是真正的冬天。

自2008年那场造成雪灾的大雪后,之后的十多年来上海地区没正经下过一场雪。那白雪皑皑的世界,那银装素裹的景象成为人们珍贵的记忆。

记得年轻时的冬天,下雪是寻常的天气现象,一候到了三九四九季节,那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一下就是两三天,千门万户大雪封门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寒冷,瑟瑟发抖,但除雪扫雪、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的戏依然在每个村庄演绎。融雪的日子更是寒冷,这大概让雪化成水的过程会将空气里仅有的一点热量被吸收了的缘故。“下雪暖,化雪寒”,这个乡谚是不会错的。那些日子,早晨起来就看到那挂在屋檐下一根根很粗壮又晶莹剔透的冰柱子,太阳出来后,这些冰柱子和瓦楞上的积雪就开始融化,滴滴答答地整日响个不停,庭院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在暖暖的冬阳朗照下,被封冻的大地也开始融化。那时的乡下都是土路,那种景象被乡人称之为“霜场污烂”,走一步鞋底上就会占一层烂泥,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入夜气温骤降,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积雪和冰柱子以及开场的泥路又被封冻,假如翌日依然是个好天气,那么这化雪融冰的景象又重演。

很多时日,上一场积雪尚未融尽,下一轮大雪又飘然而至,如此周而复始,等到三四场大雪一下,那“三九严寒”的景象已是强弩之末。虽还有“倒春寒”和“春寒料峭”一说,甚至还会下一场春雪,但立春的脚步已经阻挡不住了。

下雪、霜冻、开场,虽然给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且常有透骨的寒冷,但许多人还是盼望冬天能下一场雪,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让大地呈现白茫茫的一片,但那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许多孩子甚至还不知道雪是何物?他们只能在电视新闻或是在动画片里见过雪景。电视里偶尔播报说上海下雪了,雪在哪里?哦,原来是下在上海中心”的屋顶上。上海人口密度高,人的活动也相对频繁,热量不停地向空中辐射,那些很脆弱的“雪宝宝”还等不及来到大地上安家落户就在空中被融化了。有时候在电视的左下角看到雪花的标记,众皆雀跃。然而盼啊盼,那雪总是不肯下来。有时候气温很低,天空布满阴霾,于是,一些云识天气的老辈人就确定:这天看起来要下雪了!许多人都希望他们说的话能应验,但直到天黑也没见一朵雪花,于是就很失望,于是就盼着今夜里能下场雪,可一觉醒来,那窗户上已经洒满了阳光,心中若有所失。

给生命留下一点空隙

李肖容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隙,就像两车之间的距离,一点缓冲的余地,可以随时调整自己,进退有据。

生活的空间,需借清理挪撤而留出;心灵的空间,则经思考开悟而扩张。人生亦然,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处

理它的态度和方法。假如我们转身面向阳光,就不可能陷身在阴影里。

阳光使我们看见许多东西,也使我们看不见许多东西。假如没有黑夜,我们便看不到闪亮的星辰。因此,即使是曾经一度使我们难以承受的痛苦磨难,也不会是